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六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十九

涇胡承琪墨莊著

小雅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序云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呂記云左傳

昭二年

韓宣子來聘季

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注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此詩在

古止名節陸堂詩學據此謂孔叢子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

也其編輯已在毛公之後承琪案孔叢此章所載孔子讀詩之

言已先見於毛傳竝說苑諸書亦多引之其言必有所自大抵

古詩篇名亦有異同不必疑序稱節南山爲與左氏不合十月

之交箋云節刺師尹不平亦單稱節祇是便文無關義例也

箋云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
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
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
此疏辨求車之家父非作詩之家父甚明且核劉瑾以隱三年
尹氏卒卽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稽古編駁之當矣
陸堂詩學乃謂孔疏泥序說以凡伯仍叔爲例余謂伯匄可以
通稱家父爲字當有專屬孔疏又云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
之因舉孔父爲例然正考金木其名亦絕殊矣韋昭定爲平王
時作古人有先得我心者張氏貫亦云古人賜姓唯別族雖以
王父之字爲氏然曰某氏者爲子孫之通稱曰某父者爲本人

之自稱則皇父家父俱非前後兩人矣承琪案二說皆非是左
傳文十一年魯有富父終甥哀三年又有富父槐杜注槐終甥
之後此以某父爲字先後不嫌相同之明證也何氏古義曰董
仲舒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
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今觀篇中絕無一語及爭田事惟天方薦瘥說文
作薦嗟云殘蕝田也豈卽爭田說邪然卽如所言義亦小矣承
琪案五章降此鞠訥傳云訥訟也箋以爲下此多訟之俗則董
氏所謂無推讓之風者毛詩似亦有此義但爭田及薦嗟字異
則當出於三家耳高誘淮南注云訟閒田者暴桓公蘇信公是也董仲舒所云似卽其事則何人斯篇所言
也或刺之然據此可見江都亦以節南山爲幽王時詩矣

許白雲詩鈔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未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爲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蹙二章言爲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師爲國根本爲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變六章承上言尹氏不但不能弭天變抑且生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遁逃之意七章言欲遁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九章言尹氏自用拒諫十章歸之於王承琪案此所釋前九章皆是惟以末章歸本王心蓋用東萊詩記之說然玩全詩首章民具爾瞻末章式訛爾心起結兩爾字相應必皆指尹氏而言末章

之爾心卽九章之其心不懲式訛反正言之刺其不懲而冀以式訛乃詩人忠厚之意惟不平者尹氏而任尹氏者則王也篇中一則曰天子是毗再則曰我王不甯而終之以究王誦故序者推其本而以爲刺幽王耳其實詩詞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詩中直言其事而序或溯其由來或究其終極往往有之鄒忠嗣曰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是也

憂心如惓傳惓燔也釋文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𤇀字才廉反小熟也段注云說文𤇀小熟也从火𤇀聲詩曰憂心如𤇀𤇀𤇀聲𤇀讀如飪今誤作𤇀𤇀聲非也小熟一作小熟或作小熟皆非也詩曰憂心如𤇀今本說文誤爲憂心𤇀𤇀尤非也釋文正義於此句皆云說文作𤇀若依今本陸孔末田定爲此

句之異文蓋毛詩本作如𤇀或同韓詩作如炎不知何人始加
心作惔惔憂也豈憂心如憂乎又於說文惔下妄加詩曰憂心
如惔六字而說文之眞沒矣此傳曰𤇀燔也匏葉傳曰加火曰
燔說文燔熱也𤇀小熱也熱加火也與毛詩合而今詩譌炎改
惔雲漢如炎如焚傳炎燎也而今本亦譌惔矣承珙案韓詩字
皆作炎雲漢如惔如焚後漢章帝紀注引韓詩亦作如炎說文
惔下引詩當是憂心如炎蓋用韓詩以明惔字從炎之意後人
從誤本毛詩改作惔耳毛傳於節南山訓燔於雲漢訓燎當如
段說經文一作𤇀一作炎也

不敢戲談箋云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以刑
辟也宋儒皆從箋義惟李迂仲曰其言非戲實其國之將亡也

此似謂正言莊論以救之之意承琪案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夫
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憫
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
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
敢戲談據此亦有不敢不以正告之意是漢儒已有此解較箋
義爲長

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
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正義云言卒斬
者甚言之耳虞東學詩曰旣者已然之辭疑舉共和以前爲鑒
此章蓋總叙作誦之由以爲東遷後詩固無所據若虛擬將來
文義不當如是承琪案此泥於國旣卒斬一語以爲驪山未禍

以前不應作此語耳潛夫論賢難篇云夫宵小朋黨而固位讒
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
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旣卒
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所引詩亦似以監爲
宜監于殷之監然國旣卒斬原不必謂國已盡滅亦不必偏指
諸侯但其君失道大臣專恣卽是國脈將絕言旣者猶祖伊所
稱天旣訖我殷命也監者謂當察視其亂之所由生也潛夫論
愛日篇曰詩云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
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此又同傳箋以監爲察視釋文引
韓詩云監領也蓋監者臨也臨莅有治義華嚴經音義引國領
語賈注云臨治也領
亦治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注竝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爲

領猶訓監爲臨義取理治其旨亦與傳箋相近也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正義曰傳以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王肅云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承琪案據王肅說是讀長爲長養之長釋文於長字無音則似如字讀然長茂與高長義亦相因如毛義則此有實其猗與正月有苑其特文例正同彼言阪田之中有苑苑然茂特者不言苗而可知其爲苗此謂南山之上而有實然長茂者不言草木而可知其爲草木又如載芟之有厭其傑有實其積文法皆與此同不足怪也鄭箋云猗倚也者疑當讀倚如阿釋文倚於綺反非是長發實維阿衡箋云阿倚隸

釋載外黃令高彪碑猗衡篤禮釋云說書者以阿衡爲倚平偏旁假借倚與猗近是阿猗倚三字皆通箋旁倚卽旁阿阿者裛也曲也畎谷言阿猶韓外傳所云阿谷之隧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傳氏本正義曰毛讀從邸如四圭有邸故爲本黃氏元吉曰氏字毛鄭異訓鄭固破字孔謂毛讀從邸豈亦破字乎李氏光型曰爾雅氏爲天根謂角亢下繫於氏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國語本見而草木節解本謂氏是氏本同義毛義爲長承珙案李說是也說文氏至也小徐本又有本也一訓此卽用毛傳也木部柢根也广部底下也凡从氏者皆有本義不必讀氏從邸

箋云氏當作桎鍤之桎釋文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或作

手旁至者誤也稽古編曰案字書桎字止有之實一切但康成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而字書不收亦屬疏漏承琪案丁履反不當爲桎字之音校勘記曰當是抵字誤桎別體字抵作拒與桎字形近是也

正義曰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承琪案此說非是君相皆爲國本猶後人言中書爲政本也常武王謂尹氏箋云尹氏天子世大夫也逸周書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則尹氏自周初以來已爲大族故公羊於尹氏卒有譏世卿之說夫以貴族世秉國政豈非所謂國本故潛夫論志氏姓云尹者本官名也若宋有大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

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

天子是毗傳毗厚也箋云毗輔也釋文王作埤埤厚也承琪案依毛義當同王本作埤北門傳云埤厚也此正字也此傳毗厚也采菽傳臑厚也皆假借字荀子宥坐引詩作庫民不迷庫亦埤字之借爲毛義之所從出楊倞注云庫讀爲毗轉同鄭義作輔非也隋書律厯志引作天子是裨裨亦厚義也

荀子宥坐篇曰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底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庫卑民不迷承琪案韓詩外傳說苑及家語始誅篇所載孔子之言與荀子互有異同而皆引此詩蓋詩大旨

皆言爲國者當持刑政之平與緇衣大學言慎好惡而引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釋詩旨趣一也不善
不弔昊天傳弔至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稽古編
曰節南山詩兩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爲至箋又轉至爲善後儒
據成七年襄十三年左傳引此詩改爲愬恤之義然玩左氏兩
傳善義自通其訓爲愬恤者杜注之詭耳未必邱明本意承琪
案陳說是也書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某氏傳曰言周道不
至天降凶害于我家又多士弗弔閔天大降喪于殷君爽弗弔
天降喪于殷此皆與詩不弔同弔卽至弗弔言不善也曰降割
曰降喪故先以不善言之王莽擬大誥云不弔天降喪于趙傳
丁董此正謂趙傳丁董皆爲天所不善不應言不爲天所弔閔

卽多士君奭言降喪于殷亦不必言天不愍恤近儒又以弗弔
天三字爲句言此不祥善之天亦非語氣總不如從毛鄭義爲
當杜注左傳於成七年引詩謂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
襄十三年引詩又注云言不爲皇天所恤改文改證殊非的解
至哀十六年傳閔天不弔注云弔至也仍用善義亦可知其無
定詁矣又左傳閔天不弔周禮大祝司農注作閔天不淑漢書
五行志注應劭曰閔天不善於魯家此釋不弔皆與毛傳訓至
者合蓋此詩不弔昊天猶言昊天不弔謂天不善於尹氏也與
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義同但文法倒裝耳箋順文解
釋以爲呼天而愬之義亦可通正義述之云尹氏政旣不善訴
之於天言尹氏爲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

我天下之眾民此則似以不弔絕句昊天屬下爲句於經文失句讀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君子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正義曰易傳者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易之承琪案襄七:left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諫曰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德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是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爲令君桓